

# 红心永向党

百年风华 百年初心  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

峥嵘岁月

## 十枚勋章

□王璐

参观国家博物馆《屹立东方——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》时，我在一张油画前凝神驻足：那张名为《过雪山》的油画中，有一名走在队伍中间、步履维艰的小红军，他身材瘦小、神情稚嫩，眼神却异常坚定——这名小红军多像我那19岁时就参加长征的姥爷啊……

我的姥爷严全，1915年1月出生于红军长征出发地——江西于都，19岁时离开家乡和亲人，跟随红一方面军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。他们的队伍两次踏过没有人烟、没有树林、没有鸟兽的草地，在那放眼望去纵横数百里、苍茫寂寥的泥沼中艰难前行。在恶劣的气候和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，靠吃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充饥。“没有能吃的野菜，就将身上的皮鞋、皮带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煮着吃”——这是姥爷他们真实的长征经历！我能想象得到，年少的姥爷被冻得瑟瑟发抖、被饿得眼冒金星的样子。在冻馁交加的日子里，正是“风雨浸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饥志越坚；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精神意志，支撑着年轻的姥爷、支撑着虽是血肉之躯却堪比钢铁长城的红军队伍走出绝境，走向胜利！

姥爷在红军长征途中落下严重的支气管和肺部顽疾，但他在1948年年底仍然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淮海战役。姥爷在枪林弹雨中眼睁睁地看着最亲密的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，姥爷说，即便多年之后，他的脑海中还经常浮现倒在血泊中的战友们……

1950年7月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，抗美援朝运动

自此开始。当年10月，姥爷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，再次奔赴前线，与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，前往朝鲜战场保家卫国。志愿军战士们以不屈的意志与装备精良的美军顽强战斗，最终以少胜多，完成了威武使命！

姥爷因严重的肺气肿病逝于1987年的清明节。当年，组织派人看望弥留之际的姥爷时，病榻上的姥爷颤抖着双手把党费上交给组织，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至今，全家人提起这名老党员、小红军、老战士的朴素与忠诚时，依然热泪盈眶。

前几天，我们去看望93岁高龄的姥姥，全家人又一起回忆起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回忆起姥爷的初心与经历。谈及油画上像极了姥爷的小红军，姥姥半晌没有说话。之后，这位一生低调的红军伴侣翻箱倒柜地从木匣子中拿出一个旧纸盒，十分珍重地打开，十枚军功章和战役纪念章出现在我眼前，盒底还有一本用朝鲜语写的时任朝鲜领导人颁发的“严全同志抗美援朝”参战书。姥姥说，她和姥爷一生清贫，不曾为我们积攒什么财富，“唯有用鲜血换来的这十枚勋章和一本证书，就把这些珍贵的传家宝留给你吧”。

我小心翼翼地捧起这十枚锈迹斑斑的勋章：渡江胜利纪念章、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、华北解放纪念章、抗美援朝纪念章……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但在这崇敬又骄傲的泪水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姥爷在泥泞的雪地艰难跋涉、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向前的英勇身姿……

有感而发

## 为有源头活水来

□高金芳

我的家乡，地处洛阳市西北部，属于深山区，祖祖辈辈种地靠天，吃水靠天。可是，天也有靠不住的时候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有一年遭遇大旱，庄稼绝收，村里人得跑到几公里外的山沟里挑水。我爷爷、奶奶年纪大，又有病，无奈之下，在兰州上大学的父亲被迫休学回家照顾他们，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学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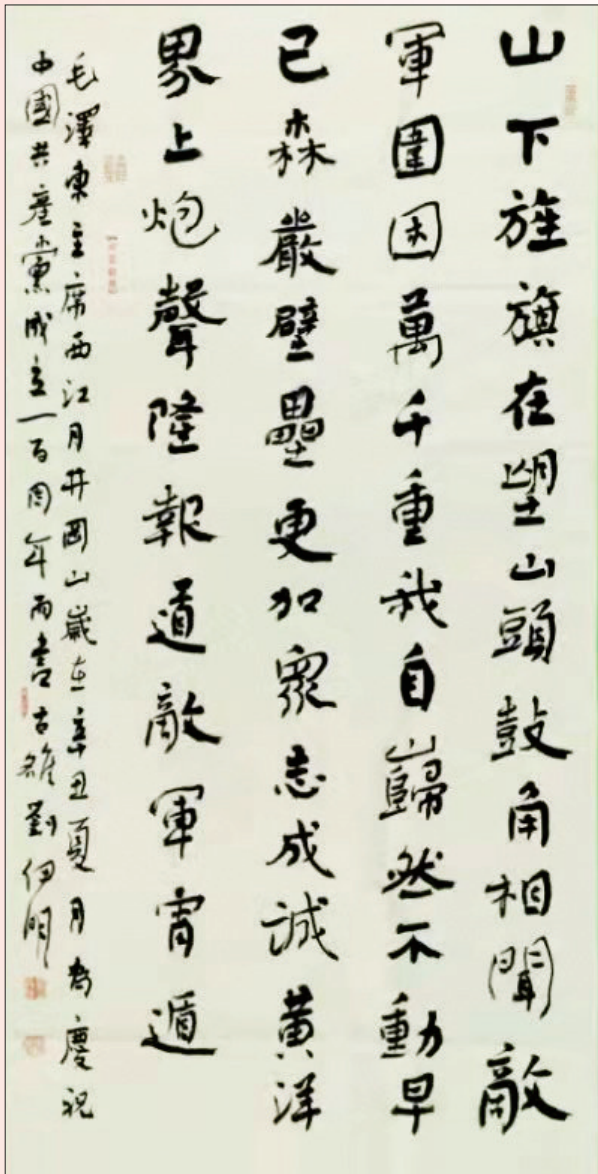
缺水，成了我家乡的一道硬伤！童年时期，我就得帮着父亲去村后的山上挖水坑，到山沟低处的田边打水窖，等到下雨天，可以临时蓄水。水窖就是一个个瓮形的大水井，井口部分用石头砌牢固，井口下方还要设置机关，等取完水后，要先把井落锁，再用一整块石板盖严实，最后封上土。这些措施，是为了防止水被偷和蒸发。

遇到干旱天气，水窖里储存不到水，我们要跑很远的山路去挑水。每次都有很多人挑着桶、提着罐、牵着牛，在大太阳底下排队等候取水。真是吃水比吃油都难！

那一年，小浪底水库开始蓄水了。黄河水升至我们村对面的山脚下。我跟着大伙儿去看水，在水边蹦啊，跳啊，笑啊，可笑着笑着，却哭了！不久后，我们村接上了自来水，结束了世代缺水的历史。原来光秃秃的山上，植被也一天天茂盛起来，像披着绿纱的少女般楚楚动人。站在山头，眼前就是黄河明珠万山湖。万山湖广阔的水域，把四周的山揽入怀里。青翠繁茂的树木花草，在水中倒影成画。微风吹过，湖水波光粼粼，水鸟成群，白鹭翩跹……

我们村的人和黄河岸边其他村的人一样，从世代耕作的农民变成了半渔民，利用黄河水发展种植业、养殖业和旅游业。真没想到啊，原来的穷山沟沟，变成了鱼虾肥美、瓜果脆甜、四季有花的“美丽乡村”。闲暇时，我时常会跑到水边，感受水的清凉和带给我们的美好。当双手捧起黄河水的时候，那种亲切感就像拉住了“母亲”的衣袖。

如今的家乡，山青水碧，我们在这美好的环境里生活，在平安盛世里放歌，日子过得比蜜还甜！



录毛泽东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 刘伊明



竹林鸣翠 黄山

党员风采

## 老兵铁匠叔

□朱三英

听说铁匠叔要租地种，铁匠婶想不通：不缺吃不缺喝的，一把年纪了你瞎折腾个啥？真是有福不知道享！铁匠叔不管不顾，他说你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能让好好的地都荒了。气得铁匠婶说他是犟驴。

铁匠叔小时候身子弱，他父母特意给他取了这么个硬实的名。铁匠叔17岁参军，凭着能吃苦、爱钻研的劲儿，他在部队不仅学会了开车、修电器，还光荣地入了党。三年服役期满，他复员回了家，村主任上门说：“听说你能把车开到到处跑，那一定能把抽水机抽出水来。”就凭一句话，铁匠叔成了村里的专职抽水员。

抽水是个技术活儿，也是个苦力活儿。农忙季节，只要哪里有突突突的抽水声，哪里就有铁匠叔光膀子、赤巴脚的身影。有一回抽水机坏了，铁匠叔修机器愣是三天三夜没合眼。铁匠婶心疼他，说：“机器坏了村里不会怪你，歇歇吧？”铁匠叔说：“庄稼都要干死了，我躺着也睡不着。”

后来农村分田到户，铁匠叔还干老本行。只是以前在大集体，铁匠叔赚的是工分儿，现在自己单干，赚的是真金白银。村里人开始觉得铁匠叔有点变了。铁匠叔笑着说：“不是我变了，是时代变了。”

时代变了，铁匠叔的思想也变了。村民德旺叔在犁田的时候，累倒在田里再也起不来。这件事让铁匠叔又一晚上没合眼。他起了个大早进了一趟城，回来就对铁匠婶说要把牛卖了。铁匠婶一听急了：“牛是咱的命根子，把牛卖了，你犁地呀？”铁匠叔说：“我犁。”

铁匠叔用卖牛的钱买了一辆犁地机，当他开着崭新的犁地机下田的时候，村里人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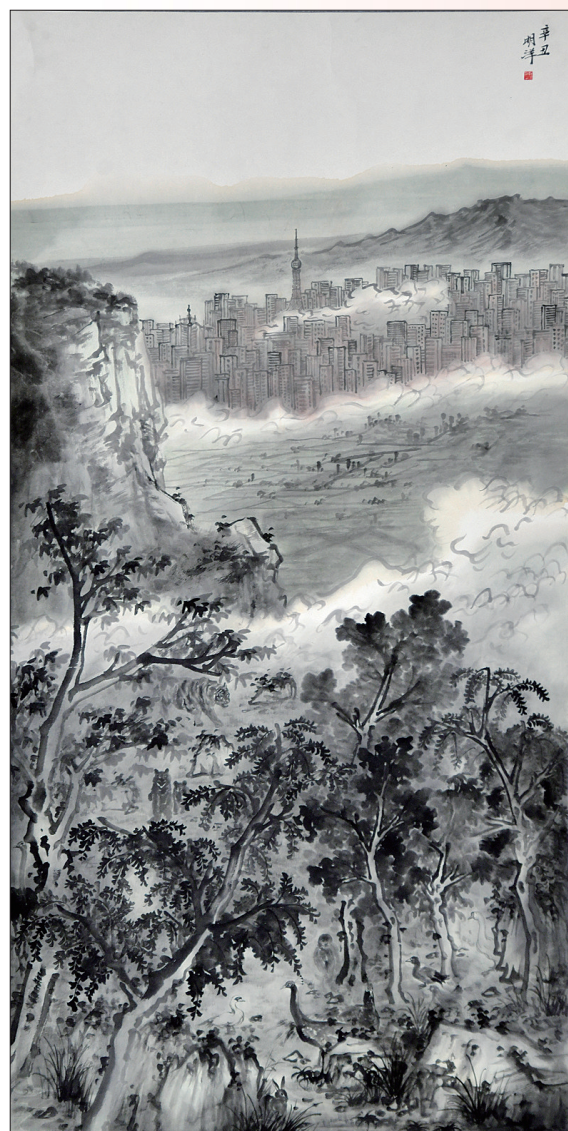
来看新鲜。机械的东西就是好使，同样一块地，二娃赶着牛一晌才犁了一半，还累得半死，铁匠叔坐在机器上，裤腿儿没沾泥，半晌就犁完了。

没有牛一样也能种地，而且省时又省力，来找铁匠叔犁地的人越来越多，铁匠叔的生意也越来越好。没多久，铁匠叔就盖了新房，成了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人。大伙儿都说，当过兵的人，脑瓜子就是好使。

铁匠叔凭手艺致富，二娃拉着还在上学的儿子来找他，说家里困难供不起孩子读书了，想让孩子拜他为师，学个手艺，早点赚钱。那天晚上，铁匠叔和二娃唠到很晚。第二天，二娃的儿子背着书包又去上学了。村里人私下都说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这事儿肯定黄了。二娃摆摆手说，铁匠叔可不是那样的人，俺娃能去读书，就是铁匠叔帮衬的呢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也不知打啥时候起，村里刮起了一股“打工风”，年轻人一窝蜂地都去大城市打工了，一年半载也不见回来，来找铁匠叔犁地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看着以前自己浇过的地、犁过的地都长满了杂草，铁匠叔心里急呀，他决定去找村主任想办法。村主任拿出一份文件说：“政策就在这里，只看你敢不敢干！”铁匠叔看了后高兴地说：“只要国家有政策，我心里就有底气。”

听说把地租给铁匠叔每年还能领租金，大伙儿一呼百应，铁匠叔顺利地跟村民签下了土地流转合同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开始盘算，搞大规模种植没技术可不行，得找二娃帮忙，他娃上了农业大学，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想到这里，铁匠叔脚下更有劲了，步子也迈得更大。



山水 赵明洋